

# 否定的强化

张伯江

否定的意义不仅可以用否定词来表达,也可以用其他形式,反问就是最常见的一种。吕叔湘先生在《中国文法要略》里就曾论述过反问形式的否定作用,吕先生说:“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: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,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;反诘句里有否定词,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。”于根元(1984)也曾讨论过反问形式表达否定意义有强度的差别。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,反问形式和一般否定形式在表达功能上有什么差别?我们通过考察一种很有特点的现象——连用两个以上否定形式表达同一个否定态度,来揭示其中的规律。

## 1.1 吕叔湘先生在一篇短文(1984)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:

过了筛子又过箩的材料,还能假吗?能假得了吗?

吕先生说:“这个例子说明(1)‘能假’和‘假得了’作用不同,否则用不着同时用上;(2)‘假得了’比‘能假’份量重,所以搁在后头。”吕先生的分析十分透辟,这启发我们思考一系列的问题:在语义强度的对比上,除了“一得一”比“能”份量重以外,可能否定是否强于一般否定?反问否定是否强于一般否定?反问否定里的有标记形式是否强于无标记形式?我们可以用吕先生的方法,逐一考察同义小句连用而先后用了不同否定形式的情况,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强弱等级。

## 1.2 我们首先简单地把北京口语里的否定形式作如下分类:

- 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|
| 否定式 | { | 简单否定式:不+V,没(有)+V,别+V | ①  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     |   | 能愿否定式:否定词+能愿词+V      | ②  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     |   | 补语否定式:V+不+C          | ③  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 反问式 | { | 无标志反问式,V?            | ④       |            |   |
|     |   | 有标志反问式: {            | 能愿标志 {  | 能愿词+V?     | ⑤ |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V+得+C?     | ⑥ |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疑问词标志 { | 后标志,V+疑问词? | ⑦ |
|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前标志,疑问词+V? | ⑧ |

以V为“去”为例,八种情况的代表形式分别为:

- ① 不去,没去,别去了,甭去了,等
- ② 不想去,不能去,不乐意去,不愿意去,等
- ③ 去不了,去不成,去不着,等
- ④ 我去? 等

- ⑤ 能去吗? 敢去吗? 等
- ⑥ 去得了吗? 去得成吗? 等
- ⑦ 去什么呀? 去那儿干嘛? 去个什么劲呀? 等
- ⑧ 干嘛要去? 有什么可去的? 等

2. 这一节我们依次考察以上八类形式之间的强度对比。

### 2.1 否定式与反问式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1) 我们不管, 我们管得着吗? (朔 3—448)           | ①<⑥ |
| (2) 你甭向着我, 我用着你向着么。(朔 4—301)          | ①<⑥ |
| (3) 我不难过, 我难过什么呀, 我就是觉得特对不起人家。(爱 225) | ①<⑦ |
| (4) 我不动你, 我动你干吗? (朔 1—362)            | ①<⑦ |
| (5) 你别哆嗦, 哆嗦什么呀? (朔 2—220)            | ①<⑦ |
| (6) 别回家, 回什么家呀。回家多没劲儿, ……(朔 4—28)     | ①<⑦ |
| (7) 我绝对不是夸你们, 何必要夸? (朔 4—489)         | ①<⑧ |
| (8) 别怕, 有什么可怕的? (朔 2—22)              | ①<⑧ |
| (9) 不谈, 有什么好谈的? (朔 1—362)             | ①<⑧ |
| (10) 不滚, 就不滚, 干吗要滚? (朔 1—333)         | ①<⑧ |

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反问形式的否定强度要高于陈述形式的否定式。值得注意的是, 这些例子的前后两个小句掉过个儿来说并非不能成立, 但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实际用例。至少表明有这么一种趋势存在。

当反问式里动词是否定形式时, 相应的陈述句就是个肯定句。这两种形式连用时, 就没有反问在后的强烈倾向:

- (11) 怎么不可能? 这太可能了。(朔 3—97)
- (12) 我怎么不能? 我太能了。(朔 4—300)
- (13) 我怎么没认识, 我当然有认识。(朔 4—459)
- (14) 你们应该痛苦, 干吗不痛苦? (朔 4—60)
- (15) 坐吧, 谁不让你坐了? (朔 3—152)

但(11)(12)(13)不免让人怀疑是强调性副词“太”、“当然”在起作用。

### 2.2 简单否定式与能愿否定式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16) 我不去了。我不想去了。(朔 2—474) | ①<② |
| (17) 就不给你看。不愿意。(朔 2—455)  | ①<② |

### 2.3 简单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18) 那不管, 我管不了那么许多。(朔 2—146) | ①<③ |
| (19) 没错, 错不了。(朔 2—75)        | ①<③ |
| (20) 不不不, 我不行, 干不了。(朔 4—418) | ①<③ |

### 2.4 能愿否定式与补语否定式

- |  |     |
|--|-----|
| (21) 他不会怎么着, 他怎么样不了! (王蒙《活动变人形》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②<③ |
| (22) 当然, 我不想感动他们, 也感动不了他们。(朱苏进《炮群》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②<③ |
| (23) 惟独那细皮嫩肉的屁股, 却是千万不能打、打不得的。(《北京晚报》1994—6—21, 张黎至《屁股爆冷》) | ②<③ |

- (24)我不想解释,也解释不通。(电视剧《皇城根儿》第1集) ②<③
- 2.5 无标志反问式与有标志反问式
- (25)还有谁?还能有谁?跑不了周华了。(爱217) ④<⑤
- (26)谁到这儿来说说你,谁敢到这儿来说说你!(电视剧《过把瘾》第3集) ④<⑤
- (27)从不怀疑?干吗从不怀疑?应该怀疑。(朔2—482) ④<⑥
- 2.6 能愿标志反问式与疑问标志反问式
- (28)我对你们勇刚能干什么呀?我干吗要对你们勇刚干什么呀?(电视剧《娶个什么好》) ⑤<⑧
- (29)[晚上你去哪儿?]我能去哪儿?我有什么地方可去?(朔2—408) ⑤<⑧
- (30)我怎么可能知道?我知道什么?(朔2—259) ⑤<⑦
- 2.7 能愿词标志反问式与补语反问式
- (31)过了筛子又过箩的材料,还能假吗?能假得了吗?(吕1984例) ⑤<⑥
- 2.8 后疑问标志反问式与前疑问标志反问式
- (32)闹什么呀,你说有什么可闹的?(朔2—466) ⑦<⑧
- (33)我隐瞒了什么了?我有什么好隐瞒的?(爱475) ⑦<⑧
- (34)你乱打听什么?有什么好打听的? ⑦<⑧
- (35)我难受什么呀?我干吗难受呀?有什么可难受的?(电影《大撒把》) ⑦<⑧

3. 上面的考察表明,依①<②<③<④<⑤<⑥<⑦<⑧的方向,一般来说是有一种后者强于前者的规律存在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否定增强的效果呢?仅仅用实际话语中语气的增强来解释是不够的,我们应该通过探讨这些形式的语用功能来寻找答案。

3.1 我们知道,焦点是和预设相依存的。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,背后都有一个听说双方共同认可的中性判断,这个中性的判断就是预设。比如说“我去”“我不去”预设都是“我可以去”。作为答句,用“我去”“我不去”来回答“你去吗?”这样的问题就足够了,一般不必再对预设进行否定:“我不可以去”。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。

这样我们就解开了上述否定强化之谜。问话人在认为答话人对预设不持异议的前提下发问,答话人先作一个一般的否定回答,再进而干脆把预设也否定了,这当然对问话人是个意外的打击,否定效果也就是这么得以加强的。这个观点可以使上节所有例子获得解释,例如:

例(1)“我们不管”的预设是“我们管得着”,“我们管得着吗?”使“我们不管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9)“不谈”的预设是“有的可谈”,“有什么好谈的”使“不谈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16)“我不去了”的预设是“我本想去”,“我不想去了”使“我不去了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21)“他不会怎么着”的预设是“他怎么着得了”(即他可以那样做),“他怎么样不了”使“他不会怎么着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26)“有人到这儿来”的预设是“有人愿意(敢)到这来”,“谁敢到这儿来”使“谁到这儿来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28)“我可能对勇刚干什么”的预设是“我有必要/理由对勇刚干什么”,“我干吗要对你们勇刚干什么呀?”使“我对你们勇刚能干什么呀?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33)“我隐瞒了某事”的预设是“我有值得隐瞒的事”,“我有什么好隐瞒的?”使“我隐瞒了什么了?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例(35)“我难受”的预设是“有某种原因使我难受”“有值得我难受的事”,“我干吗难受呀?有什

么可难受的?”使“我难受什么呀?”的意义得到了加强。

我们没有必要把所有例子的分析都列举在这里,只是选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。当然,也还有一些例子分析起来不能那么径情直遂,但仔细辨析,后者都可以看成前者的某种预设,因为一句话的预设不是唯一的,甚至可以无限多,而说话人所要强调哪一点,却是依语境而定的,所以“否定预设”这一点,在有的例子里表现得相当明显,有的却不那么明显,分析起来有些曲折也不足为怪。

3.2 顺着这个思路,我们可以进而揭示更多的事实。像以下这几个例子,都不属于§2里的情况,却都可以用“否定预设”来解释:

(36)什么也不干,没的可干。(朔4—229)

(37)我没瞞你什么,也没有什么可瞞你的。(电视剧《京都纪事》20集)

(38)咱不为什么了,什么都不为了。(《我是王朔》54页)

(39)我不干了,没法儿干了,也不爱干了。(电视剧《小保姆》)

(40)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、能不能接全活儿?(朔4—173)

(41)我不生气,我一点也没生气的意思。(朔4—47)

(42)[你不是开玩笑吧?]不是,我没心思开玩笑。(朔4—50)

(43)[你不带我去,带谁去?]谁都不带。(朔1—339)

(44)你不必改,我也没想叫你改。(朔3—154)

(45)你说过多少回改了?你改过一回么?(朔1—349)

(46)你哪儿也别去!我哪儿也不让你去,今天你是我的!(朔1—98)

(47)我有什么对不起你?什么没给你?你还想要什么?还想要什么?(朔1—31)

最后一个例子很有意思,其最后两问虽然字面相同,但据我们个人理解,两句所强调的内容似乎有所不同:前一小句的重音应该在“要”上,而后一分句的重音是在“想”字上。“想要什么”是“要什么”的一种预设,对“想要什么”进行反问比对“要什么”进行反问,份量要重得多。

3.3 功能主义的语言观认为,相同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在共时系统里并存,必有其各自的功能价值。本章分析的现象不仅是“并存”,而且是“并行”,这一点就显得更为突出。二者并行,后者使前者的表达效果得以加强,须有个前提:后者不带来更多新的信息,即,基本信息内容等同于前者,否则就难分谁强谁弱了。所以,否定形式的连用,从语用角度讲,是个否定效果的强化过程;从语义上讲,却是个下文信息度降低的过程。“信息度”的概念来自于 Robert—Alain de Beaugrande & Wolfgang Ulrich Dressler 的 Introduction to Text Linguistics 一书,见廖秋忠 1992,377 页的介绍)

## 参考文献

廖秋忠(1992):《廖秋忠文集》,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。

吕叔湘(1956):《中国文法要略》,见《吕叔湘文集》第一卷,商务印书馆,1990年版。

吕叔湘(1984):“能”和“一得一”,《中国语文》2期;同上第五卷。

沈家煊(1993):“语用否定”考察,《中国语文》3期。

于根元(1984):反问句的性质和意义,《中国语文》6期。

(本文例句出处:“朔”代表《王朔文集》,括号内数字分别为卷数和页数;“爱”代表小说《爱你没商量》,括号内数字为页数。)

(作者通讯处:北京建国门内5号中国语文杂志社 100731)